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丹鉛續録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莊承籛

丹鉛續錄原序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古之學者成于善疑今之學者畫于不疑談經者曰吾知有朱而已朱之類義可精義也言詩者曰吾知有杜而已杜之窳句亦秀句也寧為佞不肖為忠寧為僻不肖為通聞有訾二氏者輒欲苦之甚則鄙之如異域而仇之如不同戴天此近日學之竺癃沈痼也是何異史誦言而豎傳令也焉用學為哉慎少于蓺林喙硬而力翹有疑意未之能以蓄也有狂

言未之能以藏也天假我以暮齡逸我以投荒洛誦之與居而副墨之為使丹鉛之研點勘之餘既錄之又續之蘄以解俗懸而逃疑網耳拘方者既駭驚而徑庭之學步大方者復拾腐語以嘵嘵曰是玩物喪志則斯錄也奚翅覆瓿棄哉噫頂門之竅露堂堂無藏脚根之機活鱍鱍無滯佛氏尚有斯人之徒而吾徒寧無斯人乎嘉靖丁酉冬十一月朔日升菴楊慎書于高嶢別業之朝暉軒

丹鉛續録原序

欽定四庫全書

丹鉛續録卷一

明　楊慎　撰

經說

易

雲從龍風從虎

張揖從音隨從之從去聲雲出則龍必從之風出則虎必從之猶曰龍從雲虎從風也今按此說甚異諸家而理至凡龍起必雲而謂龍能致雲非也虎出必

風而謂虎能致風非也猶蟻徙必雨乃雨氣感蟻蜥蜴聚必雹乃雹氣感蜥蜴謂蟻能雨蜥蜴能作雹可乎古人多倒語成文後人不達便成滯義古樂府云虎嘯谷風起龍興景雲浮無怪乎今之誤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漢書谷永傳引此文孟康註云膏者所以入潤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嗇則吉也

鶴山魏氏云周禮有大貞謂太卜如遷國立君之事

貞不訓正也

今按二家皆古說也本義謂處大事雖正亦凶是聖人教人不正也易為君子謀如是乎

需于沙衍在中也

衍寬平之地也左傳地名有昌衍漢書地名有郿衍之文亦承需沙為義也孟喜易文辭作需于沙衍

位正當也

毛晃云易當位不當位皆作平聲讀俗作去聲讀誤

今按小象如位正當也叶大有慶也位不當也叶何可長也毛晃之言良信

地中有水師

古者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無事則正疆界而備旱潦有事則可以通糧運而給軍需戰國策所謂牛田水通糧也其詳具

六韜農器篇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

劉子新論利西南就土順也不利東北登山逆也

以杞包瓜

太玄蒼木維流厥美可以達於瓜苞

帝乙歸妹

帝乙殷之賢君尚書所謂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是也史記云帝乙時殷道益衰此背經之說

也後世注易者因史記之言遂以帝乙為成湯則易與尚書又相矛盾矣信史而疑經其蔽有如此者嗚呼一代之君聲迹豈微乎其善惡之名傳信傳疑一彼一此況史之紀錄一人一事之得失可盡信乎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令文作序陸德明曰虞翻本序作象呂東萊曰作象乃與下義合象者立象成器以為天下利也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日在牽牛則寒東井則暑牽牛水宿遠人故寒東井火宿近人故温也星經說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或曰虞度也非也憂則悔矣度何以吝乎古字虞與娯同孟子曰霸者之民歡虞如也戰國策顏斶云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注虞娯同毛詩小序以禮自虞漢書郊祀歌神嘉虞又合好効歡虞太乙䰟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

冶容誨淫

冶銷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氷同志故冶字從氷女之艷媚亦令人銷神流志故美色曰冶也三蒼

立成器以為天下利

漢紀引易立象成器以為天下利朱子本義云立下疑有缺文蓋使人深考而自得之也

闔户之謂坤

朱子曰先言坤者由静而動也魏鶴山云周易備三

易之義闔户之謂坤即歸藏終萬物始萬物盛乎艮即連山也

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易大傳制器尚象取諸離取諸益取諸噬嗑取諸乾坤取諸渙取諸隨取諸豫取諸小過取諸睽取諸大壯取諸大過取諸夬凡十三卦而乾坤合為一而不分朱漢上云上古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一體也至秦始取衣裳離之而尊君卑臣上下判隔豈非服

妖之大乎昔人謂禮失求諸野今獠川苗寨多衣統裙上下相連猶是古法字書作帨裙解云南夷關頭衣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安公石作易牖此解極為超邁自唐宋諸儒未有是說也朱子嘗有一半逆一半順之疑矣而終未能自決之也公石之說曰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為知來而作故其數逆數也數往者順蓋因下句

而並舉之非為易有數往之順數也公石於經妙契超詣有如此趙子崇為予言此惜未見其全也予謂解聖賢之經當先知古人文法古人之文有因此而援彼者有從此而省彼者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顏子固未嘗用也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潛龍固未有所謂行也治則進亂則退伯夷固未嘗進也皆因此而援彼也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稷未嘗三過門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未嘗躬稼也潤

之以風雨風無潤也暖之以日月月無暖也沽酒市脯不食酒非可食也左傳曰馬牛皆百匹牛不可言匹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馬不可言造也皆從此而省彼也故必曉古人文法而後可以解聖賢之經噫安得起公石於九原而語此哉

慎謂易畫自下而上圖自右而左故曰逆數凡上下曰順下上上曰逆左徂右曰順右徂左曰逆史稱伏羲太昊氏太昊春也邵子以易配春大戴禮言伏

羲氏以木德王畫卦自下而上即木之自根而幹幹而枝也其畫三木之生數也其卦八木之成數也重卦亦兩其三八其八爾木行春也春貫四時木德仁也仁包四端伏羲所以為羣聖首而易為五經之源乎

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

坎中一畫即心體故八卦惟習坎有孚惟心亨心居中虛於坎可見然心腎皆屬坎水火未嘗離也今人

以素問所載坎離為心腎在易坎言心亨又言心病於木亦為堅多心而離不言心何也愚謂中孚彖傳柔在內而剛得中柔在內者中虛信之本也先儒云天下惟一無對惟中無對坎離無對中也乾坤無對一也中孚無對以其似離小過無對以其似坎又曰中孚是大底離又曰中孚是雙夾底離以此推之離雖不明言心中虛之義該之矣

易坎為心離亦為心坎中實心之體離中虛心之用

宋儒所謂有主則實無主則虛也坎為耳離亦為耳鼎黃耳噬嗑上爻滅耳象傳云聰不明也聽之不明視之不聰耳目同用也列子所謂能以耳視而目聽此非深於易者孰能知之

艮三爻厲薰心即心病也以其互卦有坎素問金在志為憂水在志為恐恐則甚於憂故為加憂訟之有孚窒惕中即加憂也加憂即心病也艮之厲薰心以互體有坎也水藏在腎開竅於耳而水在志為恐恐

則傷腎故為耳痛氣陽運動常顯血陰流行常幽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坎為血卦王萬里時患耳痛魏文靖公勸以加青鹽鹿茸煎雄附為劑且言此藥非謂虛損易中坎為耳痛是經中已著病證矣竟餌之而良愈愚謂深明乎易不必讀素問及五運六氣可以為醫矣昔人乃云注本草誤殺人而注易誤無害豈知此理哉

為心病

莊子云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

或問坎為心亨而此曰心病何其反也曰有孚則心亨矣加憂則心病矣心一也顧用之何如耳孚之亨也是盈科而進也成章而達也泰宇定而天光發也憂之病也是孟所謂飢渴害心者也為心之茅塞者也莊所謂萬物鐃心也為性之萑葦者也又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其加憂之說乎又曰

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其心病之説乎故曰心當實以理不當實以欲又曰心欲有所主不欲有偏主噫盡矣晳矣

致飾然後亨

鄭玄音享獻之亨許兩切

井道不可不革

後漢書禮儀志引古禮云立秋浚井改水冬至鑽燧改火改水即井道之革也

書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昔有人問柳仲塗曰朱鳥者南方之宿以主於夏也既觀其星以正其候則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於東方可觀之以正其候也今不曰日中星龍何也仲塗曰歳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矣

慎按柳氏之說超古注疏矣然猶未盡也殷之為言正也正即正朔也故春須春朔夏須夏朔秋須秋朔冬須冬朔所謂四殷者即四朔也皆敬天時而勤民也故下文遂言民事厥民析者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重春耕也厥民因者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急夏芸也厥民夷老壯在田與夏平也及秋收也厥民隩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也謹冬藏也此皆勤民事也今之蔡傳但云驗

氣之和驗氣之平是平居無事觀物隱居者之養生

月覽耳不待帝堯欽若歷象不待羲和寅賓敬致也

觀尚書所以不可廢古注歟或問楊子曰子於諸經

多取漢儒而不取宋儒何哉荅之曰宋儒言之精者

吾何嘗不取顧宋儒之失在廢漢儒而自用已見耳

吾試問汝六經作于孔子漢世去孔子未遠傳之人

雖劣其說宜得其真宋儒去孔子千五百年矣雖其

聰穎過人安能一旦盡棄舊而獨悟於心邪六經之

輿譬之京師之富麗也談京師之富麗河南山東之人得其十之六七若雲南貴州之人得其十之一二而已何也遠近之異也以宋儒而非漢儒譬雲貴之人不出里閈坐談京邑之制而反非河南山東之人其不為人之貽笑幾希然令之人安之不怪則科舉之累先入之說膠固而不可解也已噫

西傾因桓是來　和夷底績

古和桓華同音和夷底績即西傾因桓之桓見水經

注桓榏即和表和表又轉為華表見漢書桓東少年場注桓譚新論隋志作華譚

厥篚織文

九州要記云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所謂厥篚織文也述異記睢渙二水波文皆若五色其人多文章故名績水文選陳琳書云遊睢渙者學藻績之綵杜詩衣冠迷適越藻績憶遊睢

陽烏攸居

日之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雁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也

九河

鄭玄云齊桓公塞九河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言閼八流拓境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是曲防之禁桓自犯之又為百世之害由於重好利輕變古也宋王安石欲泄

梁山泊之水以為田則又愚矣

道菏澤被孟豬

闞駰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

盛方乃覆被矣

王朝步自周

大夫不徒行也何以步也黄公紹曰步步輦也謂人

荷而行不駕馬也茲說吾取之

詩

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詩大序

文選呂向注云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為衷謂中心念恕之也余舊疑哀字之難解見呂説乃豁然矣

詩云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

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貳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是所尊敬者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忠厚盡矣作

此詩者以其事渫見良臣順下之志也賈誼新書

此詩說與毛氏異漢世詩始萌芽惟尚齊魯二家韓氏晚出毛氏最晚此蓋魯說也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

王度記曰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茝蘭士蒹庶人艾蒹葭者士之贄也

四月秀葽

詩注物成自秀葽始劉更生說苦葽也徐鉉曰狗尾

草也爾雅葽繞棘蒬注今遠志嚴氏詩緝曰四月陽氣極於上而微陰已胎於下葽感之而早秀

考槃在澗

澗按韓詩作干章句云地下而黄曰干又水曲曰干江干長干是也况干與寛為韻自恊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

師曠禽經曰鳥向飛背宿燕向宿背飛此物理也故莊姜以為送歸妾之比

惄如調飢

調韓詩作朝薛君章句云朝飢最難忍其義晰矣毛詩作調本屬魯魚而鄭氏求其說而不得乃云調音稠又改字作輖調飢也稠飢也輖飢也三者均之不通也愈解而愈離真不若朝飢之為長也焦氏易林云倆如旦飢晉郭遐周詩言别在斯須惄焉如朝飢漢晉去古未遠當得其實耳

瑟彼玉瓚

廣蒼瑟作琗詁云玉華相帶如琴弦

南山有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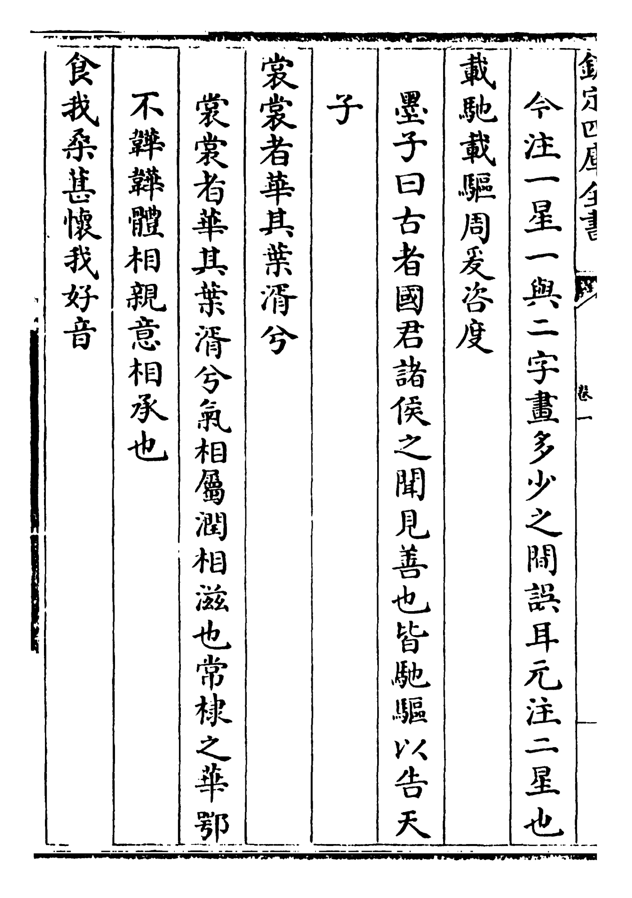
注枳枸也陸璣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生子著枝端大數寸甘美如飴八月熟謂之木蜜詩詁云狀似枅栱土人謂枅栱木遒作椇本草枳椇廣韻枳椇實如珊瑚是白石木之子説文作極字從禾稑極也徐鍇云稑極屈曲不伸之意稑極之果其狀詰屈亦取此為名

肅肅其羽

字本作翿所六切文字音義云鳥飛其掌蹜在腹下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

詩緝李氏曰啟明即太白長庚不知何星毛氏云一星後世因之遂以長庚為太白故李白母夢長庚名白字太白鄭樵曰啟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實二星也



今注一星一與二字畫多少之間誤耳元注二星也

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墨子曰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氣相屬潤相滋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體相親意相承也

食我桑葚懷我好音

尹和靖曰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美土可以變惡味食我桑葚懐我好音美味可以變惡聲

維師尚父

魯詩説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

周自平王遭父子之變去豐而遷洛周始東也故曰大東自敬王遭兄弟之爭子朝居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周又東也故曰小東周有二東之變

王迹熄矣王室亂矣大國攻戰會盟小國貢賦奔走故空其杼柚而怨刺作也曰然則詩詞何以先小也曰自令而追昨故先小而後大也曰詩篇名何以又曰大東也曰紀亂之原也凡詩篇名多擇章首二字此詩名獨越首章而取次章不曰有饛而曰大東吾不知作者名之與删定者名之與有旨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古注物象也則法也性有象情有物五性本於五行

故仁義禮智信象金木水火土也六情本於六氣故喜怒哀樂愛惡法乎陰陽風雨晦明也孝經援神契曰性生於陽以理執情生於欲以繫念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首二倒字句也昔時之富善人是富今茲之疚君子在疚也茲年也古人謂茲為年取草木繁茂之義也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文選為樂當及時誰

能待來兹昔時之富不如言君子之得志也今兹之疚不如言君子之失志也君子疚則小人肆故曰彼疏斯粺疏斗粟而米十為疏疏謂之糲斗粟而米九為粺粺謂之精糲加於精疏斯粺矣是小人而加於君子不自審其分也替並立一下也彼為肆行之小人胡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使我心專專然愴怳引長而不能自已也

不日成之

古注不設期日也今注不終日也愚按不設期日既見文王之仁亦於事理為協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可成一臺者此古注所以不可輕易也

間關車之舝兮

詩傳以為燕樂新婚之詩按禮云婚禮不賀人之序也又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新婚安得有燕耶小序云幽王無道詩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此義為長此序說所以不可輕變也

往近王舅

毛萇曰近巳也鄭玄曰近辭也愼按近音記毛注曰巳巳亦音記也鄭玄辭者謂語助辭也朱子集傳用鄭說令之解者或不通此義黄東發謂之諸舅猶有南土者謬之甚矣又按詩彼其之子禮記作彼記之子或又作忌又作巳又作忍如叔善射忌之例然則近也忌也其也巳也忍也皆語助辭也朱公遷又按說文近從辵從丌丌音基楷書作近與近相似而誤

也其說尤究極根源然則不識字者安可解經哉

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

張衡應云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穀天夭亦加

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據此則以天夭為夭夭也衡去

古未遠疑得其真且佌佌速速夭夭連文為是不應

速速下又特出夭夭也夭夭之義自然夭夭之說強

勉王介甫詩栩栩幽人夢夭夭老者居亦祖張說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

韓詩注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

是類是禡

埾蒼禡馬上祭也

按馬上祭曰禡其字從馬猶車下祭曰軷其字從車

也

夙夜基命宥密

毛萇云宥寛仁也密安静也孔穎達云寛仁所以止

苛刻静密所以息暴亂豈不明白正大而得帝王之

體也今之詩傳解宥為宏深密為靜密以字義言之宥者寛宥也未聞宥為宏深也宏深靜密既於基命不切又不知宏深靜密者為何事輔廣又改云不宏則體不盡不深則用不徹不靜不到冲漠無朕處不密則不到萬象森羅處其言愈謬聖人治天下大經大法易曉易見冲漠無朕森羅萬象是老氏虛無之語豈可以解詩哉詩道性情恐不如是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

古注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錫福毛萇以為文王錫之鄭玄以為天錫之朱傳以為諸侯錫成王以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此三說不同要之毛鄭於事情近之不失天子戒諸侯之體若朱傳之說首足倒置矣洪範天子斂福以錫民未聞諸侯反錫天子以福也唐末藩鎮之強行辭降敕猶不若是其委靡也此無他義理本明白無二說朱晦翁必欲別立一說以勝前人故不自知其說之害理至此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詩緯曰契母有娀氏浴於玄丘之水睇玄鳥銜卵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自此說一出太史公因之朱文公詩傳亦因而不反愚切疑之夫卵不出薵燕不徙巢何得云銜即使銜而誤墜未必不碎也蓋解詩者求其說而不得假之神怪以欺俗也或曰然則玄鳥之詩何解也曰玄鳥請子之候鳥也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禖以祈子意者契母以玄鳥至之月

請子有應詩人因其事而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神之貴之若曰實自天降也按毛詩詁云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禖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此說得之矣大氐古人脩辭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商斯為言之不文矣如黄帝之生虹電繞樞蓋生之時值始電見之候也帝俊生十日謂有十子而以甲乙丙丁名之也此而可誣亦將曰黄帝生于虹帝俊生十日乎詩又曰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神之便謂甫申為嶽神所生可乎傅說為箕星生之日直箕蕭何為昴生之日直昴也楚辭曰攝提貞于孟陬兮庚寅吾以降屈原豈攝提之苗裔乎漢柳敏碑言敏本柳星之後人皆知笑之而不疑玄鳥之事者蓋以經故豈知經旨本不如是耶

魯頌泮宮

戴埴曰魯泮宮漢儒以為學宮予觀泮水序止曰頌僖

公能脩泮宮而詩言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則征伐之
事言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則克敵之功言淮夷攸服
既克淮夷淮夷卒獲則頌淮夷之服借曰受成於學
獻馘獻囚可也於此受琛龜象賂南金可也曰濟濟
多士克廣德心似矣而繼以桓桓于征逖彼東南不
過從邁之多賢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似矣而先以
其馬蹻蹻其音昭昭不過宴樂之和樂合序與詩皆
無養才之說其可疑一也春秋所書莫大于復古僖

公登臺望氣小事也左氏猶詳書之學校久廢而乍復葢關吾道盛衰何經傳略不一書其可疑二也坰序言史克作頌以脩伯禽之法足用愛民務農重穀數事使果能興崇學校何不表而出之以侈君之盛美其可疑三也上庠虞制也東序西序夏制也左學右學商周之制也孟子言庠序校皆古之學使諸侯之學果名泮宮何他國略無聞焉其可疑四也記禮多出于漢儒其言頖宮葢因詩而訛鄭玄解詩言泮

半也解禮記類言班也以此班政教使鄭氏確有據以泮為學何故隨字致穿鑿之辭其可疑五也予意僖公作宮於泮池樂成之際詩人善禱欲公戾止于此永錫難老而服戎狄于此昭格孝享而致伊祜于此獻馘獻囚而受琛貢此篇與宣王考室之詩相表裏也又按通典言魯國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于上因水以名宮如楚之渚宮晉之虒祁也泮水泮宮泮林一也以泮水為半水

泮林亦為半林乎又求之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禹有夏湯有濩文王有辟雍為天子學亦非也詩言於論鼓鐘於樂辟廱亦無養才之意莊子去古未遠當得其真漢儒因解泮水求之義不可得故轉辟為璧解以圓水

予謂戴氏之見卓矣其辨博矣按左氏晉侯濟自泮泮果水名足證矣近世曲為說者曰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魯頌既載春秋可略此說又滯矣高克一事

詩詠清人春秋書鄭棄其師他如盧漕城楚丘木瓜碩人無衣詩與春秋互見不厭其複安有詩載而春秋可畧乎或又曰事亦有特載而不見于經傳者李氏伐顓臾之類也曰顓臾之事將然而未舉也故論語載之而經傳畧焉泮宫已成之迹春秋豈容不書哉

愚甞總春秋與詩而論之信魯頌之文則僖公為魯之賢君伯禽以下無其匹者也以春秋所書考之則

僖公齊襄衛靈之流烏得為賢哉蓋頌乃臣子頌禱之辭例多溢美如今人之親知賀壽軸文也春秋所書則其實跡素行如今官府之考語也今稱人之賢可例信賀軸而略考語哉觀其滅項伐邾取須句取訾婁取濟西田以楚伐齊皆其惡之大者也至其閨門不肅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夫人會齊侯于卞其女季姬始遇鄫子于防而公不至中使鄫子來而公不恥終歸于鄫而公不拒淫風流行如此桑中

大車不作于魯而駉與有駜猶以為頌吾誰欺欺天乎夫子存魯頌見當時上下相蒙好諛悅諂而非以為美也後之學者皆信頌而忽春秋是猶監察取人以賀軸而不稽考語天下皆龔黃卓魯矣有是理乎

又按辟雍泮宮為學名始于王制之傳會與澄禮纂言曰詩言鎬京辟雍又言在泮飲酒未有以見其必為學宮之名也

禮器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注謂

頖宮告后稷也此又頖宮非學之一證

説文辟雍作廦廱解云廦牆也廱天子饗宴廦廱也亦不言辟雍為學名也今據詩云鎬京辟雍又曰於樂辟雍頌云于彼西雍考古圖器名有胥雍疑皆為宮名

春秋

隱公元年

元年魯隱公元年也鄭漁仲云諸侯舊用天子之年

至平王失政諸侯並稱元年陳傅良曰古諸侯止謂世　慎按共和之世諸侯始分國立元其說見和嶠汲冢紀年漁仲亦以意言之而失考也

春秋大一統所謂一統天下咸奉元朔也天子立元而諸侯遵也天子頒朔而諸侯行也自共和以來諸侯如蜂房蟻穴不用天子之元年矣晉曲沃莊伯改建夏正則有不奉天子之朔矣春秋所以托始于隱與

隱公不書即位左氏曰攝也劉道原曰惠公愛少子立為太子而國人不與而立隱隱曰吾將讓焉太子桓公徯望十年不獲而羽父弑隱立桓桓曰隱攝也吾取之左氏信桓之欺故曰攝公穀信隱之詐故曰讓皆失之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桓公十二年

穀梁曰再稱日決日義也

杜預曰再書丙戌國史成文也

胡安定曰羨文也　鄭漁仲曰丙戌一日也不應再書丙戌非後申則前子

楊慎曰一日而再舉者非兩之也同日異地也曷言乎同日異地盟地于武父赴地于魯都故再日之也若曰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衛侯晉卒嬀于同地矣曷謂嬀乎同地後人習其讀而失其傳將曰衛侯卒于盟地云爾是故謹而再日之故曰再稱日決日義也日盟者即而日日赴者追而日國史之體也故

曰國史成文也文有兩而非羨者雖春秋之謹嚴不得而損也穀梁解也婉杜預解也深咸知其解也安定曰羨蓋惑之滋仲直改焉則安矣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莊公七年

此記星出之遲也

杜預曰辛卯夏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日光不匿恒星不見

孔穎達曰此言夜者夜未至中謂初昏之後耳非竟

夜不見星也愼曰此記日光不匿列星不見之祥也左傳以為夜明是也汲冡紀年書天再旦亦是也書曰夜明則稱而不隱書曰再旦則曲而不中春秋書曰夜恒星不見聖人之文稱而隱曲而中于是為不可及矣

穀梁作昔恒星不見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昔初夜也夜中夜也昔何以謂之初夜昔之為字從日從仌仌音殘日殘為昔也昔又與夕通夕之為字從月半

見日殘月半見正初夜之時也

夜明五行志所云晝晦宵光是也漢書武紀書有如日夜出蓋此類也通鑑綱目不達班氏之意增一字云有月如日夜出則謬矣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莊公二十五年

愼曰救日古禮也救水非古禮也救日何以為古禮日之食人力不可救也故鼓以充陽也水之災人力可救也鼓庸愈哉自古水災莫大于堯之九年鼓何

鼓牲何牲乎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僖公十六年

公羊曰晦者何冥也

穀梁曰晦冥也

愼按晦非冥也月之三十日也春秋書晦者二此及成公十六年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是也公羊乃曲為之說于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之傳曰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

晦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亦不書公羊之言何其野哉善乎劉歆之言曰及朔書朔及晦書晦劉原父曰晦朔天之所有取朔棄晦乖偽之深者甲午書晦則無說矣左氏家曲說以為陣不違晦故敗噫楚以晦而敗晉不晦而勝乎是皆勦說之無理者也

陳侯午卒襄公四年

高閌曰玄經有云日月之逝攺于尸尚未晩也陳成

公既為雞澤之盟而卒則已變于夏矣曾子曰吾何求哉

愚謂高氏之說竒矣然春秋之例書卒秖從赴告耳非必有襃也

天王入于成周 昭公二十六年

邵泉齊曰成周下都也王既入成周矣曷不遂入王城也子朝之餘黨在焉故也故萇弘之建議城成周也謂之遷都其任怨也大矣洛誥曰我卜澗水東瀍

水西是謂王城又曰我又卜瀍水東是謂成周

業詩說曰大東小東大東平王東遷也小東敬王入

成周也王城下都皆周公之所營也一則藉平王之

遷一則藉敬王之入東而又東西方之人遠矣悲夫

盜竊寶玉大弓定公八年

得寶玉大弓九年

升菴曰陽虎將殺季孫不克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

弓入讙陽關以叛明年乃得之堤下穀梁曰陽虎以

解衆也得其情矣黄東發曰陽虎竊之無所用故復歸之也此豈知巨猾之深姦邪虎初竊時已知無用矣以魯寶之知必追之以與之則必釋已西方有狗國中華人入之竊其筋而逃狗追嚙之人以筋投之必啣而返數返則追無及矣陽虎蓋欲狗國魯也乎晉明帝覘王敦逃歸湖陰以七寶鞭獲免蓋祖虎之故智云爾

左傳

君日不悛以樂慆憂

樂以忘憂則可以樂慆憂則不可陸賈之燕喜平勃交懽忘憂也太康逸豫漢惠淫樂慆憂也忘憂待時慆憂玩時忘為在下言也慆為在上戒也

晉於是乎作爰田

爰田國語作轅皆假借字也爰當作趄許慎曰趄田易居也爰田之制古者田三歲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開阡陌令民各復常業不復之易

繕完葺牆以待賓客

臧宣伯令修賦繕完

繕也完也葺也一義也一牆也繕未足而又加完與葺焉於義為複矣是諺所謂一個孤僧獨自歸也古人修辭體要若此乎哉審思完字乃宇字之誤曰繕宇葺牆辭無複義亦昭矣然此非余臆說也唐李祭酒涪云爾修賦繕完亦當作宇不然則繕完何物哉為七音以奉五聲

陳暘曰五聲者樂之指拇也二變者五聲之駢枝也又曰左氏七音之說蓋八音耳八音以土為主而七音非土不和故書之益稷禮之樂記其言八音既虛其土猶大衍之虛其一也大衍虛其一無害其為五十七音之虛其土無害其為八音也若為七音為二變在焉是以五聲奉五聲豈其理耶

不樵樹不采蓺

采音菜謂取人園圃種蓺為菜也舊注非

禮記

曲禮

曲者一偏一曲之謂中庸言致曲易大傳言曲成老子云曲則全莊子云曲士不可以語於道易又言其言曲而中指人言曰心曲衷曲地名曰韋曲杜曲皆同義曲禮者言禮之小節雜事而非大體之全文也

敖不可長

王肅本敖五刀切遨遊也以遨遊作平聲古人燕遊

曰歸之義此勝鄭説若傲者不可有也而可長乎長

亦平聲讀

禮不妄説人不辭費

邵淵曰用器之為便而祭器之為貴褻衣之為便而

衮冕之為貴哀欲其速而申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

不得終日此不妄説人之謂或貴於多而大或貴於

高而文庭實旅百之儀四海九州之薦此不辭費之

謂舊説謂不廢於言辭豈經旨乎

或云說讀如檀弓稅人之稅

愼曰顔路請車孔子不許不妄說人也舊館人喪孔子脫驂不辭費也

水潦降不獻魚鼈

王充曰水潦降蛇蟲新化為魚鼈故不獻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

三代有車馬無車騎吉行則六馬四馬師行則元戎小戎自晉公乘小駟始有騎至廢井田去車戰始有

騎兵然則此制亦秦法也

女子許嫁纓

纓有二一是少時當佩香纓内則云女子未冠笄紟纓也二是許嫁時繫纓昏禮主人親脫婦纓鄭注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是也蓋以五采為之又内則曰婦事舅姑紟纓以此而言知有二纓也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寇曰兵羽鳥曰降四足曰漬

列言天子諸侯大夫之死别其名義而以羽鳥四足終之何耶舊説謂羽鳥之死降落牛馬之死染漬如其説也人與畜比天子諸侯之尊而下同禽獸乎予叔父瑞虹先生云古有羽蟲之孽猛獸之害或指此也大勝舊注必有印可者

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

公羊傳周召分陜而治出於一時非定制也漢儒作王制遂據以為例亦固矣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吳幼清曰孟子言周公使管叔監殷殷書序亦言三監及淮夷叛說三監者或以為武庚管叔蔡叔或以為管叔蔡叔霍叔皆非也蓋武王分殷之故地為邶鄘衛三國而使管叔蔡叔康叔君之管叔君邶蔡叔君鄘後因叛而廢其國惟康叔之衛獨存故書言王啟監周官言立其監皆謂諸侯之君非謂別以人而監侯國也

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内視元士
慎按春秋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公羊傳曰祊
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周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
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許慎作五經異義
駁之云若如此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
不合事理之宜善乎左氏之說曰諸侯有功德於王
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
鄭宣王母弟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胡安國合二說而

為說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邑如皆有焉盡天下之郊不足為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為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之旁不足為其邑矣其說可謂明盡足破公羊之謬也予按公羊解經之謬如鄉邨教督不知城市事漫言以誑兒童至漢儒刺六經作王制又踵公羊之謬而益之曰視元士果如其說則天子元士視附庸附庸亦五十里千八百諸侯各有五十里

之湯沐邑則是二十五萬之地而後足也又各有朝宿邑亦二十五萬里而後足也合之五十萬里盡五倍禹貢疆界而不足不獨京師與泰山之傍矣漢儒之固陋若此譬猶舞文胥吏具成數取口給以對上官不待一訊而可知其誣矣雖然王制似此類十之七八辨其一可推其餘宋儒乃以孟子班爵祿之制不與王制合為疑是以委之亂流而罪源孫之犯法而坐祖也異哉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辟焉

祈謂祈福祥求永貞也報若穫禾報社辟讀為弭謂弭災兵遠罪疾也由用也於辟言由者以非祭之常體或有因而用之也

慎按素問古之病者祝由而已今醫院十三科終於祝由科由亦用也素問云祝由者倒言之郊特牲云由辟者順言之也

命以坊欲

命以坊欲即孟子所謂性也有命焉

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身儳焉如不終日

儳參差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紛離散亂遂至儳焉錯出外既散亂而不整内亦拘迫故如不終日也

愼按儳焉如不終日即孟子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俛焉日有孳孳可也儳焉如不終日不可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勞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輔漢卿云顔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所謂又從而庸之也公孫丑曰道若登天然似不可幾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所謂又從而怨之也

旦明

古文晨字作旦從日出地上一地也日出一上為旦日入一下為百百古昏字也故旦明即辰明辰又借

作神也今隴蜀呼辰與神同音葢古音也

圜丘方澤

宋陳襄郊儀云祀必以冬至日者以陽復也故宫用夾鍾于震之宫以帝出乎震也而謂圜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祭必以夏至日者以陰萌也故宫用林鍾於坤之宫以萬物致養乎坤也而謂函鍾取其容以象地也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先

此與禮記孔子閒居文同有物禮記作者欲其兆禮作有開朱子曰耆下曰亦似有開上門亦似兆若說耆欲則非美意則此文當以家語為正也

水澤腹堅月令十二月候東風解凍月令正月候

七十二候終於水堅始於凍解皆水也一歲之運其可知也始於水終於水天地一元之運其可知也故曰水含太一之中精五行之始也浮天而載地

文王之為世子止文王之為世子也

教世子止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衛孔悝之鼎銘曰止此衛孔悝之鼎銘也

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止子貢問樂

古書傳例題標於篇首又結於篇終觀汲冢周書可見賈誼治安策陳三表五餌其序三表三端末皆綴以一表二字至韓退之栁宗元猶有此體六經中禮記為多若文王世子篇首此曰文王之世子終之曰文王之為世子也結之若曰文王之為世子其事如

上文所云也又始之教世子三字發其端終之曰養世子不可不慎也揔其義也衛孔悝鼎銘及子貢問樂皆同此義宋儒不達妄為之解石梁王氏云文王之為世子也七字衍文教世子三字衍文金華邵氏云手舞足蹈樂之至於此有非歌之所能盡者矣故終之以子貢問樂其言似眯目而道黑白哉異哉嗟乎不能達古文之文而能達古人之義者鮮矣是以貴屬辭也

茘挺生

鄭玄曰茘挺馬薤也此說非也易通卦驗玄圖曰茘挺不出則其國多火災說文曰茘似蒲而小根可為刷蔡雍高誘皆云茘以挺出然則鄭玄而以茘挺為名者亦誤之甚矣

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

黔首共飲食莫之知也内經

李斯刻石頌秦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於秦

紀謂秦更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曰周言黎民秦言黔首蓋因太史公之語也然祭統内經實先秦世黔首之稱古矣恐不自秦也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

焉使倍之焉使弗及倒字法也若後人則云使倍之焉使弗及也焉左氏傳云魯故之以令人則云以魯之故也此古今文體之殊

其日甲乙其日丙丁其日戊已其日庚辛其日壬癸

禮月令春其日甲乙以日行東陸也夏其日丙丁以日行南陸也秋其日庚辛以日行西陸也冬其日壬癸以日行北陸也中央其日戊已以土旺四季之下弦日行黄道黄土屬也至季夏謂之正旺日行牽牛之所起牛亦屬土此其義也

論語

無友不如已者

或問必擇勝為友則勝己者必以我為不如己而不吾友矣曰人之稟有薄厚也學有先後也不可槩以齊不可強以躋而志趣則不可不高進為則不可不力也若有人焉志浮于稟學倍其功雖稍不如己固益友當近也何也可與共適道也若夫志不上達力也中畫雖或勝己固損友當遠也何也難與並為仁也此固夫子言外意也論語載孔子他日之言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

吾往也荀子載孔子之言曰如垤而進者吾與之如丘而止者吾已矣聖人豈以為垤勝丘哉貴進而惡止也知斯說者知取友矣

觚不觚觚哉觚哉

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也博古圖載其制云觚口容一爵足容二爵韓詩外傳所謂三升曰觚是也腹之四稜削之可以為圓故史記云破觚而為圓也足之四稜漢宮鳳闕效之以為角

文選云上觚稜而栖金雀也下為四象禮所謂象觚也此所云觚皆酒器也後世以木簡謂之觚急就章所謂急就奇觚與衆異陸士衡文賦云或操觚而率爾是也孔子所歎之觚則酒器而非木簡也何以知其然以觚為簡起于秦漢以後孔子未嘗見之也又以勢言之酒觚可削而圓木簡不可削而圓也木簡而規圓之豈不成梃麵杖耶是以知孔子之歎蓋酒器而非木簡也然則孔子何以歎也曰古人制器必

尚象以一觚言之上圓象天下方象地且又取其置頓之安穩焉春秋之世蓋已有破觚為圓者矣徒取其于工之易鑄而不知失其象便于人之易持而不計其頓之危也孔子于獻酧之際見而歎之其事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尚法律之漸矣與春秋大復古而譏變法同一旨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吾我一也古人互用之于文取其便誦讀耳無二義也左傳云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彼則懼而協以謀我又曰我為吾家又曰我食吾言莊子云吾喪我又曰吾無糧我無食

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今之說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若如其說則孔子之視舜劣而小之甚矣且孔子嘗曰樂則韶舞又曰韶盡美矣非不知韶也非不知舜也舜之大聖其

樂盡美固其所也而曰不意非小之乎譬今有二士一有文名一素無積學有聞而登高科聞者以為固其所也素無積學而登高科人必曰不意至於如此也使舜而非聖則曰不意作樂至此盛可也其説病甚矣按古注相傳謂不意齊之作樂至此耳蓋舜為君夔典樂則其盛宜也君非舜工非夔而忽見於齊廷訖齊也非訖舜也此一説也或曰齊之田氏乃舜裔舜以揖遜有天下而田恒乃弑其君故孔子聞韶

而嘆曰不意盛德之後而乃篡弑乎有所感也此又
一說也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後漢書引此註曰立謂立事立功逸尚書云立事立
功可以永年

去喪無所不佩

王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
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說文殖脂膏久也考工記凡昵之類不能方注脂膏敗腫腫黏也疏今人頭髮有脂膏者謂之腫毛詩予髮曲局注腫也則殖與腫通用貨殖謂蓄藏積而不用如脂膏久而致殖也今以興生射利者為殖蓋借用字耳後世遂以殖訓生非也尚書曰弗殖貨利訓之為生特不然矣韓文公李郱墓誌家無腫財或作腊財皆用此義今人不知妄作積財淺矣

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朱子集註引胡氏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黄氏東發曰沐浴而朝告於哀公君臣之義盡矣責以先發後聞是以仲尼為未足也

慎按孔子時已致仕家無藏甲身非主兵何所為發必欲先發是非司冦而擅殺也聚衆則逋逃主也獨往則刺客靡也二者無一可焉而曰先發後聞謬矣此在論語註第一礙而不通者人知之而不敢非是

敢於非聖人而不敢於議宋儒也即有疑者亦謂胡氏之失耳詳考胡氏此言見於春秋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之傳引孔子此事而繼之曰鄰有弑逆聲罪致討雖先發後聞可也蓋指宋陳三國之君移兵以討州吁為言而非謂孔子也朱子引之增仲尼此舉四字不惟上誣孔子亦下誣胡氏矣此於道理所係甚重故特考究其原而論之若可以先發孔子當先為之不待後人之紛紛也

史魚

史魚以尸諫衛靈公虞世南夢進讜言於唐太宗忠臣之奇節史冊之異聞也

魯衛之政兄弟也

司馬遷曰此為衛出公魯哀公發也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鄭陽曰此孔子為哀姜發也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後漢杜密傳引此言云云言耆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

亞飯干適楚

白虎通德論曰王平居中央制御四國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晡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

孟子

轉附朝儛

二邑名朝音朝夕之朝齊有朝儛衛有朝歌皆以俗好嬉遊名其地淳于髡云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豈即此地與

聖賢之君六七作

朱子註云由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憤按尚書無逸稱殷之賢君曰其在太戊其在高宗其在祖甲又總之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以祖甲與中宗高宗並稱而

不言太甲則祖甲並美二宗而賢於太甲明矣以祖甲與周文王而並言則其賢益明矣朱子稱殷之賢君獨不及祖甲何哉予詳考而思司馬遷作史記未見古文尚書乃取國語帝甲亂之一語而衍之曰祖甲淫亂孔安國注尚書遂以祖甲為太甲甚矣安國之愚也不信經而信史不信周公而信司馬遷即使祖甲為太甲無逸之書何以置祖甲於中宗高宗之後言之至再其序皆然周公不如此之顛倒也朱子

不稱祖甲者蓋亦信史記及孔安國之過也王伯厚曰祖甲之賢與高宗侔在殷亦當稱宗特以世數未及祧期而殷亡故不及崇宗號耳此說得之

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

志之所在氣必至焉故曰志至氣次至者至到之至而非極至之至次者次舍之次而非次第之次也思

氷而寒思火而熱此志自內至而氣次焉之驗也驚而汗出哀而淚下此志自外至而氣次焉之驗也以丈觀之則曰至曰次似志甲而氣乙也以氣驗之豈志甲而氣乙云乎公孫丑不達實以為甲乙之差故復有問而孟子有志壹氣壹之辨亦既曉然矣今之說者猶以至次為甲乙則公孫丑之問為是而孟子之言虛矣

舜避堯之子止禹避舜之子

堯授舜舜授禹舜禹受堯舜天下非私也何有避之理受終於文祖受命於神宗天之歷數在爾躬見於尚書著於論語矣何至孟子乃有此論乎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孟子既言之矣如其不當受則顯辭於庭何必俟君薨而後避如其當受而偽為遜避則如曹操司馬懿鬼蜮狐媚之術也而謂舜禹為之乎且堯舜不以天下私其子恐以一人病天下也舜禹固私丹朱商均為一人之私德而忘天下之大計又

豈聖人之心乎今日方避而明日偃然又來是何舉措乎至謂益避禹之子尤為無稽禹未嘗禪於益孟子嘗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矣何其言之自相戾乎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善觀孟子者例是可也荀子云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此類之謂乎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皐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問有所不必答不答是也答之非也不答可也兩兒論日孔子不答其事有無不可知傳之者正以見聖

人存而不論也孟子於桃應之問不答可也必再三言之愈起後人之議是不若不答之為愈也予又思為之說曰人之殺人者雖其凶悖然亦必有由非有犯之則有求而不得也瞽瞍既為天子父尊之至誰則犯之以天下養何求不得而殺人耶使瞽瞍而獸也猘犬也醉象也則不可馴獸而少有知則梁鴦之虎可媚也况亦人類乎即使其果殺人則議貴之辟在臣下且然烏有天子之父一犯法而遽拘于狴犴

親伏歐刀乎即使臯陶果執之舜果逃也則大賢將安歸士師將何以自解於天下乎桃應之言果如小兒之辨惜乎孟子不能如孔子之不應也或曰此非孟子之言蓋法家者流勦入之以尊其說觀者不知擇焉亦自陷於詖放矣

不屑之教誨

屑蘇骨切勞也謂不勞力之教也今注屑潔也非此屑解為潔則不屑不潔又何解

國語

天根見而水涸

唐一行歷引周書時訓曰天根朝覿爰始收潦國語之文本周書也

杜伯射王于鄗

注引周春秋其文不悉按顔之推寃魂志亦引周春秋頗詳文又奇瑋令補載之周杜國之伯名為恒為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

之宣王曰恒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於焦其友左儒爭之王不許曰汝别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師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九諫而王不聽王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即為人見王曰恒之罪何哉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

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伯杜伯猶為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為人而見奈何皇甫曰殺祝以𤋮謝焉又無益也皆為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為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於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衣司工錡為左祝為右朱衣朱冠超于道左執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伏於弓矢而死

使海於有蔽渠弭于有渚環山于有牢國語管子同

賈侍中云有蔽言可依蔽也渠弭裨海也尹知章管子注曰使海於有蔽或遇水災教令泄於海使有蔽盡也渠弭於有渚教之穿渠弭亘於河渚也環山於有牢教之立國城必依山以為綱紀而有牢固按尹說比賈有發明宜表出之

史記

九鼎入秦

昭襄之世既書九鼎入秦矣始皇二十八年曷又書使千人沒泗水周鼎不獲乎吁此太史公深意也秦有并吞天下之心非得鼎無以自解於天下九鼎入秦之説虛言以欺天下也秦史朦書以欺後世也太史公從其文而不改又於始皇紀言鼎沒泗水以見其妄鼎果在秦曷為人入水以求之乎又於辛垣平傳言九鼎淪於泗其事益白矣然則鼎曷能沒於泗舒雅云威烈王時九鼎震之者淪之兆也既震矣曷

為不能沒哉宋太丘社亡自亡也社能自亡鼎之自沒亦理也且秦之金人十二靈輿劣矣魏人徙之則潸然下泣況神禹之鼎乎龍泉之劍入平津湛盧之劍去楚國彼固非鼎匹也神物義不汚秦明矣宋子虛曰事有若實而妄者秦得周鼎也有若誣而實者鼎入泗水也楊子曰予觀關侯上玉璽牋云璽潛漢水伏于淵泉暉景燭曜靈光徹天歎曰璽者楚璞秦刻爾何光怪若是況夫鼎者鬬爸著之乾象義文埀

之易卦枛於禹歷三聖之神聖乎酈道元曰東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没淵泗秦始皇時見于斯水始皇大喜使數千人没水求之系而行未出龍齒齧其系故語曰稱樂太早絶鼎系此則孟浪之談予無取焉

楚王戊與吳王濞通謀申公白生諫不聽乃胥靡之衣之赭衣使使杵臼雅舂於市

宋祈曰相雅皆助樂者此雅謂舂而雅歌以相舂也

以雅相舂以詩禮發冢以論語文姦儒之辱經甚矣
王吉曰延及儒生述舊禮王制驅一世之民濟之仁壽
之域

濟今俗本作躋非吉本傳亦作濟顔氏注域界也若
是躋字合注登陟之義域平履之區非有崇高之意
何故以登陟之文舒子史纂曰未濟則民在天横之
鄉既濟則民履仁壽之域濟字之義爲長而世俗作
躋莫知其故

乾稱蜚龍鴻漸于般裴龍駒注云般水涯堆也所引易文今文般作磐水涯堆之訓為是今易解作太石鴻固不栖石也因磐字從石而誤其說耳經書所以貴古文也

雜

方馬埋輪未足恃也孫武子

舊注方馬縲馬也埋輪恃不動也此言専難不如權巧令按方馬如方舟之方絆馬足不使行如兀朮用

拐子馬也埋輪不動不過以金柅軔車非真埋之行師而方馬埋輪猶作樂者膠柱鼓瑟也故曰專難不如權巧

柳下惠吏于魯三黜而不去人謂之曰子未可以去乎下惠曰苟與人之異何所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耳韓非子

此與論語所載同一事也論語所載衍而明韓非所載簡而峭朱子言刻薄人善作文字信然

橘踰淮而北為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周禮及列子湯問篇

鄭玄曰汶水在魯城北先儒相因以為魯之汶水皆大誤也按史記汶與岷同武巾切謂汶江也山海經云大江出汶山郭云東南逕蜀郡東北逕巴東江夏至廣陵入海韓詩外傳云江出汶山其始也足以濫觴楚詞云隱汶山以清江固可明矣且周禮及列子通言水土性異則遷移有傷故舉四瀆以言之按今

之汶水濶不踰數十里源不過二百里揭厲皆渡斯須往還豈狐貉暫游生死頓隔乎說文云貉狐類也皆生長丘陵旱地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是明踰越大水則傷本性遂致死也此說余聞之唐殷敬順云

按汶古岷字晉王羲之書遊目汶嶺尚不改古今蜀有汶川縣即岷江發源處因水名之而俗呼作問川字學不明地理亦謬豈有蜀川而可冒魯汶乎無惑乎王莽呼圁陰為圄陰也

救日蝕太子墮井則止白虎通

此禮之逸文見於白虎通及晉書孔坦傳所引者予以為漢之戇儒枉死叔孫通輩所傳會也太子有傅母有師有保井有幕有幹有闌楯焉有太子而墮井者乎

丹鉛續錄卷一